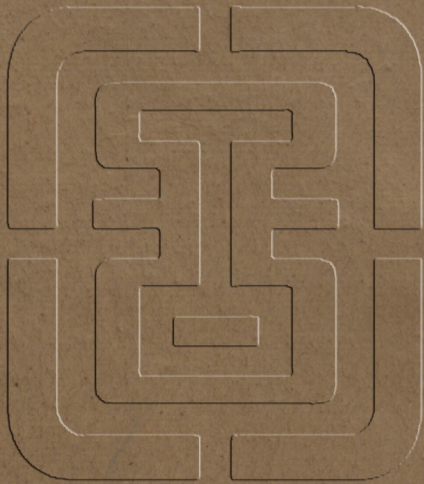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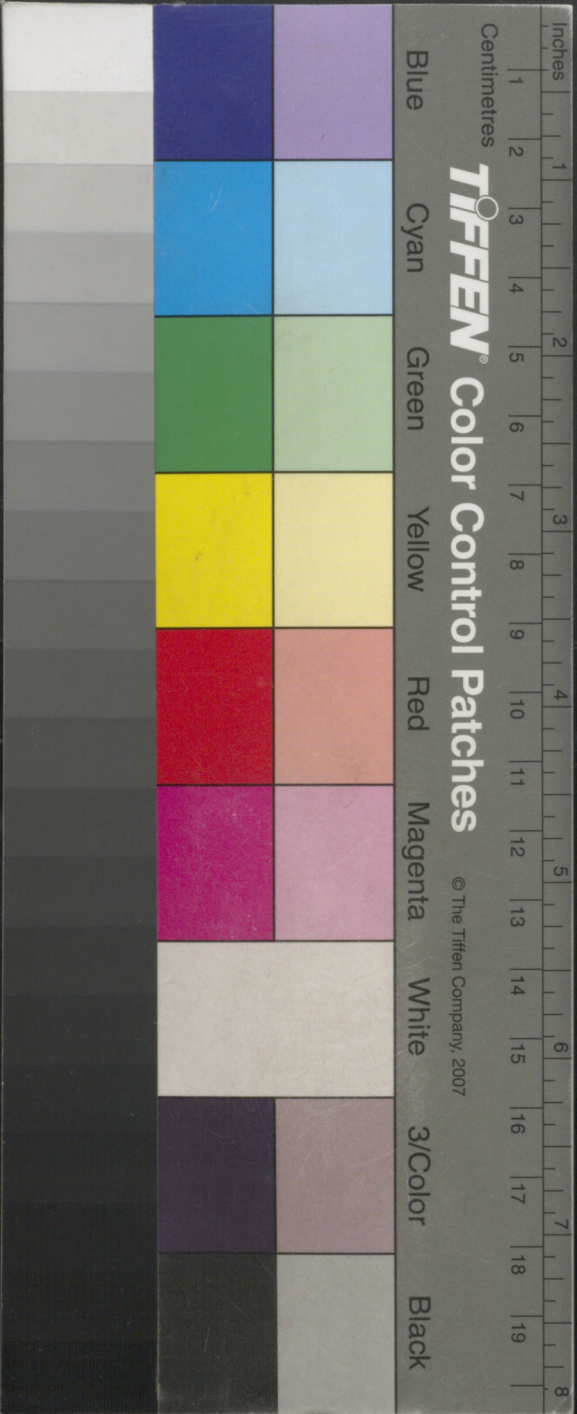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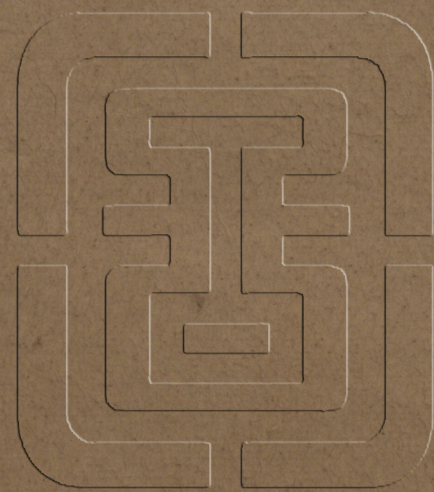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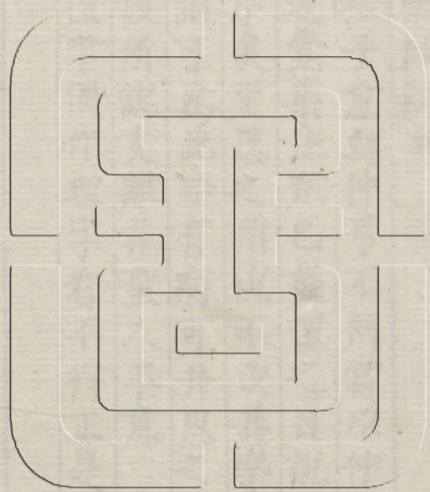
12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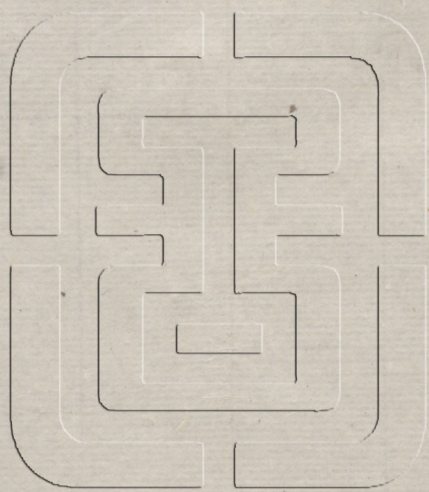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八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張仁叔 毅

居敬行簡程子意與仲弓不同當以仲弓之言爲正
不改其樂近覺集注克已復禮之目說得未盡已改作博
文約禮之序矣更思之所說不改其樂學者不能躡進唯
子貢之無語可爲此語有病可并思之
孟之反一段所說支離非聖人本意

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者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
復禮之禮亦然

醫書不仁之說所論得之但亦須實見此理不可只如此
說過也

用之則行則字之意恐不如此

富不可求此章之意但方言其不可求耳未遽及夫求之而得禍也兩意雖畧相似而大不同可更審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如此說則道與物爲二矣况其文義本不如此集註說得甚明可更詳之

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

耐久行遠之說得之但不知如何見得仁以爲已任之重仁是何物又如何其任也可更思之一易再易之說問之果然或恐中原地羨其瘠土亦勝此間之膏腴也

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畧如此其詳則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

孟子集注中似已言其大畧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粲然恐終亦不能有定論也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

粟一石值錢三十文一歲而止用錢三百可見古來錢重然其賣買皆然則人亦不以爲病也其他蓋不可考云

李悝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粟也晁錯百畝而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米然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

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

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

是也

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鐘太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鐘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鐘爲宮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傳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答楊仲思

來喻仁說似亦未瑩如云仁以行之則心無不一此語甚有病又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羊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答楊仲思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已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答楊仲思

前書所問數條皆大義也但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

難遽曉今但看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主之謂性以下九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公仁之說亦是如此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已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

答楊仲思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良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爲無用更思之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恠者况身外之悠

悠又可復置胷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黜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所示二典說大槩近似目昏尚未及細看此中今年絕無來學者只邵武一朋友見編書說未備近又遭喪俟其稍定當招來講究亦故詩傳作一書彼編所看後篇得接續寄來充幸恐當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穎說亦多可取乃不見編入何耶李氏說爲誰其論放勛字義與林說正相似又以欽哉爲戒飭二女之詞則正與鄙意合也蓋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語其下云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乃是史記其下嫁二女於媯水而爲婦於虞氏於是堯戒以欽哉正如所謂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體也自孔傳便以女子于時以下爲史官所記故失其指耳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_{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_{揆得者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魍魎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_{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

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
學者不可不察

答黃道夫

示喻性氣之說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
安蓋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之以
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以亦著擴充字未得
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以爲形骸者皆
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
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
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
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答李子能 允宗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
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
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
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
說得此次第分明近思必已有之大學今往一本可細考
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功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陳後之持守見識皆不易得不知今年曾復來城中否與
之講貫當有深益劉叔文守得亦好但未知後來所見如
何耳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
在審取之耳朱飛卿遠來見此相聚但亦苦多病未嘗不
相與談及子能也

答陳廉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錡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陳叔向

去歲南遊幸遂既見之願別後忽忽踰年欲致一書未暇

而便至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實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舒提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所刻二書竊意賢者於鄭注呂說之云猶有未深考者願少加詳焉而披其義理之不合者復以見教則幸甚幸甚

答顏子壽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答邊汝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超躡酒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

乃佳不爾幾無所措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答方平叔銓

伏承遠貽書劄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已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

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王欽之

承俞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

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却望書喻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頌

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毫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

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一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比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胡平一元衡

白鹿聞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夫爲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不論今讀來喻考寔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所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

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尊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春秋所書之月逐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九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九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

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因書附報偶及於此幸明者有以察之也

答楊志仁

璿

示諭不省所謂然不知賢者之所爲學者欲得之於已耶欲見稱於人耶觀此用心灼見差誤請便就此推究來歷痛與掃除乃爲格物之實耳不然此心外馳不著自己徒然誦說恐無所益也

答楊志仁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

趨此心地明淨處大著習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
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
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
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
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後等說正坐
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故却都不看
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
天地細而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
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
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力惟是太極通書數章說得極分
明熹解得又極分明可更子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
若據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

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亦只合就日用間已身上回
頭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日月至焉若說顏子即誠
不可如此說今既明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其餘則但能
如此則其工夫疏密久近較然可見何爲而復有此疑耶
且曰非本文之義則未知以本文之義爲當如何耶至德
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
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
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
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
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文何以有武未盡善
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
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今

人骨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
以爲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
起略一番玩便自見得也通老聞欲見訪顯俟其來不及
作書因見煩爲致意然又恨志仁有書社之守不能借來
爲不蒲耳

答徐子融 昭然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
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
切處推究體認又當有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
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
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不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
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
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雞抱
知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爲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
同之實固爲踈畧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
離蔓衍但言雞不合抱却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却凡
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
數爲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
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
此門之辨至於詞氣俱厲殊駭觀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
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

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究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話頭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刻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習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

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恠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

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
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
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
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
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
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
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
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
無禮也

答徐子融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
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恠者亦有朋友十

數人在此相袞絕少得頴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
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
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
觀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其末云性有
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者矣試更思之如何

答宋焯之

之源

熹性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忽忽未得款語然已足以
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
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
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
其詞氣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已之友
相與講明古人爲已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

於此者矣二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
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口
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
爲楊朱之深蕪變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
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
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
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造於中也權者權衡
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
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
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
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
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

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
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
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
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
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
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具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
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
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
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
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
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徃一通了翁責沈墨刻

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天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游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二序侍次畧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喻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爲已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宋深之

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旦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

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盖
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
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
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
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喻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為有關文章句已詳言之
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
何故尚以為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
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脩己治人之道無不從
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
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

欲速之心懷傲幸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
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喻大學以格物為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為致其所以
格物而謂格物為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
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
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
盡不知何故者得如此章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
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
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先生曰為己者欲得之於
己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
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
為己小人儒為人此是古
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緣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
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
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
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
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
其他徃徃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
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
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
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
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已分有益若
但泛然看過即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

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
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
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
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
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
術之明暗也孟子論御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
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
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
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
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江

所前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

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九看
 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辨乾卦中
 處數章及頤瀆辨孟子浩然之
 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
 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
 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
 畢方換一書先要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
 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
 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
 浹洽於中論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
 正心誠意為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
 意致知格物何者為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
 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為先之說亦互

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
 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
 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喻為佳就此反復殊勝泛
 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
 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
 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自頃人還辱書之後不能再致問訊尋有臨漳之役道里
 益遠音問益難通徒增悵想而已今春不幸長子喪亡哀
 痛不堪亟請祠以歸行過三山始遇來使并領書五通乃
 知先丈郎中已遂窀穸之奉及前此遣人與今再遣曲折
 備見昆仲顯親傳遠之意悠久誠確有人所甚難者又不

勝其悲歎也即此盛夏兩寒遠惟侍奉佳福銘文之喻昨承喻及極知不能然念先契之厚固已心許久矣今茲人來適此禍難初意決不能辦欲且遣還來人俟向後稍閒為之別尋的便附去既而思之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再遣使而後得達此意已不可孤向後因循未必得償此諾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遂留來人隨至建陽輟哀排冗亟為草定繕寫封內但鄙拙不文無以發揮行治之實而事狀所載亦有不能悉書者一則志狀之體詳畧自應不同二則慮其欲益而反損如所記末第時事之類三則病其頗涉於神恠此三說者更望高明有以察之也今且寫得一本旦夕事定別抄數本寄都下託范文叔發遞附便必可達也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即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

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此皆區區之所深望而垂問勤儉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但千里遠書難盡心曲今且以其大者言之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抵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功夫聲名利祿為歸極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闢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

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習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特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續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爲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詳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

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陳器之問五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徃徃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逆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

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剛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葉味道賀

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關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饗其廟則是必先遷

高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
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納新祔之
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日祭謂
祖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
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釁廟而移故主乃不俟
其廟之虛而遷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
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
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
左氏言禮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
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常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
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桃亦但與祭法畧相表裏而不見
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

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攷又
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
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
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
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羣室皆遷而新
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
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
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
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
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

答葉味道

祔說向嘗細攷欲以奉報意謂已遣今承諭却未收得必

是不曾遺去然今又尋不見大抵禮注穀梁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其說亦然此是古人必以練而遷其几筵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說然今人家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况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儀亦適當世人情之宜雖攷之於古少有不同要未為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其精詳但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則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于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于他廟士二廟則此祖已當遷于夾室矣而告新死者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其廟耳其未遷于廟與既遷而未祥饋蓋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亦有

饋皆非如錢君所慮也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亦來問此時以既祔復主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不知味道看得如何幸更與錢講之復以見告也

答葉味道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畧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

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制節可乎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
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
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
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魯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
家父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
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任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
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弊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
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

恐無不弔之理

賀去冬侍坐承斟酌古今之制謂居喪冠服當與吉服
稱其制度等級已略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溫公
寬袖襪衫布幘頭取其與吉服相符而又加首經要經
而去溫公之布四脚不知可行否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
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
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若無族矣則前

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今賀有姑其夫家反歸父母

家既耆耄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為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者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

月既葬而歸注云歸謂歸夫家也其既葬而歸者乃婦人為祖父母為兄弟之為父後者耳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

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詰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九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徐居甫

寓向看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看得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僞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寓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胷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

乖忤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湏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胷中自是急迫蠢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胷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實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爲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

頃與欽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謂同體異用者非請更詳之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備矣寓看來一

節密似一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倫日用之所
當行者决不向利欲邊去其志定矣據於德如孝親悌
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
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
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生之體自流行不息工
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
如此志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耳據德大略
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
樂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未知此說通否

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

孝弟爲仁之本章注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

章又謂仁者心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
德則主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人得之以爲心者
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
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生不死乃
得謂之仁焉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爲春者也以仁而
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爲羞惡爲辭遜爲是非莫不各
當其所若不以仁爲主而以別箇爲主則但見不相對
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爲主而人亦不得
其所以主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
維綱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發明自孝弟
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爲孝弟之本是
也孝弟而廣充其用則爲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爲仁以

孝弟爲本是也竊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爲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稟蔽於私欲則生道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壅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支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者亦謂之不仁人能有以體乎仁必其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體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爲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

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又當淡洽自見得失也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感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寓一日訪蕃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

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如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衆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於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於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九所存主九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於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

丈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猝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盡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脉當如何說寓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寓向在道院問親迎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公婦入門以後從伊川云廟見不必候三月只遲之半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配著代之義今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諸賢頗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豈後世紛紛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爲正否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得此事是非左氏固難盡信然其

後說親迎廼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者
譏其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之嫡子有是襲爵其
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嫡子爲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
下垂百代之傳而不敢以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
以異姓爲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
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
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
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
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
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者各行禮
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教

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
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爲得情性
之正然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
爲得宜寓恐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
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
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踈但則少變
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
可也

答徐居甫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爲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虚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恐只在於陰陽

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

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否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

鬼神爲德注云體物是其爲物之體不知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爲物之體也

答徐志伯浩

示諭堂銘極荷不鄙三數年來不敢開口道一字尚且無

著身處今安敢爲此以重其罪又使餘波所濺及於賢者乎兼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卧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

答鄧衛老 絢問近思錄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如何見得天之健處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 絢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

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

蒲腔子是惻隱之心莫只是不餒否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所謂腔子之義豈禪俗語耶

腔子猶言軀殼耳只是俗語非禪語也蒲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未說到不餒處下句所說得之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綱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

大槩是如此更詳玩之

楊子拔一毛不爲云云 絢竊謂三子皆執一而不知權

故也使楊子之拔一毛不爲施之在陋巷之時即顏子矣墨子之摩頂放踵施之三過其門不入之時即禹矣故所謂中者惟可與權者能之

楊墨學不足以知道其心偏而不中豈復能爲禹頹之事可更思之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網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

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虚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網謂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聖賢作用之氣象與二子胸中灑落無一毫虧欠安行天理之至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窺

測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見大意

耳且如此說亦未有病然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網謂夾持者豈內外並進之謂乎直上者豈進進不已之謂乎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末西之謂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理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

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綱謂八分者豈王氏謂其深刻猶未及於十分也

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又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綱按張氏言治大抵以井田封建爲主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

門不合何也

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處却不如
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
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
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
所急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
化而爲佛矣綱素不喜讀異端之書然徒知其跡而未
究其去著儻遇辯詰詞必窮矣綱自度決不至陷溺則
亦不至騁辯然一物不知君子所耻也不知於此當何
以處之

理有未窮則胷中不能無疑礙雖不陷溺亦偶然耳况未

必不陷溺耶至於欲騁辯而恥不知尤是末節不足言但
窮理功夫不可有所遺然又當審其緩急之序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子厚觀驪鳴亦謂
如此又曰子厚聞生皇子云云綱謂此即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物所得以爲心者蓋仁之事也聖賢千言萬句
所謂傳心者惟此而已

大槩然矣但不可只如此說了便休須是常切玩味涵養
也

答鄧衛老

昨所示卷子又無便不得報所論鬼神者甚有條理不易
看得如此但說乾健處云只行之一字便見草率之甚下
文云云則又全不應所問矣恐可更深思而詳說之也又

以楊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
學之過而不得中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
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
用力焉久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摩籠罩將去即人人
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答張敬之 顧父

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
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

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
之方略次第耳

孟子答齊宣王愛牛一段

此等處與上章亦無甚異但要熟讀詳玩耳

必有事焉一段顯父謂此二者界限極難分別蓋不致
力則便無所事而幾於忘才著意則未免預期欲速而
流於助但將心平鋪謹守則又未見脫灑處

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
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功夫雖密
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
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
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抵牾信乎遁而窮矣

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
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
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

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爲人說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滕文公之問逾迫而孟子所以答之者若無可爲謀者極其規模所就亦不過太王畏天保國之事至於萬章之問宋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反覆告之豈勝之地褊小不足以有爲而王偃滅滕伐薛敗諸侯之兵果有可畏之實耶

彊弱者勢也得失者事也宋勝之彊弱有異故其得失之効不同但共一事之如此而爲得如此而爲失則其理未嘗不同耳若曰以彊弱爲得失則是彊者常得弱者常失也豈其然乎

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則

至誠樂與而入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

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唯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既以智爲始聖爲終則智者致知之事聖者極至之名其終復曰智巧聖力是智反妙於聖矣南軒以爲論學則智聖有始終之序語道則聖之極是智之極者也此說似可以破前所疑不知如何

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銀亦將何所到乎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

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唯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鍾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潮汐月臨子午則潮王其理謂何豈以子者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爲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答張敬之

向所示問目看得路脉全未是又多未曉此章之正意而遽引他說以雜乎其間展轉相迷彼此都曉不得不濟得事且當依傍本文逐句逐字解釋文理令其通透見得古人說此話是此意了更將來反覆玩味久之自有見處不須如此比類也聖智巧力之說則已得之矣此便是看他處底樣子也又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答丁賓臣頌

十二月十一日熹扣首上啓丁君省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間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默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艷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還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

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况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必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答丁賓臣

來喻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儻來以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間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未由面扣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鄭

示及疑義足見勉學之意已略奉答但大低用意未盡親切更宜虚心詳味未要生疑只且似林一之看養氣章順文看去足矣久之自當有見處有疑處也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特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况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又當自見然亦須是虚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

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喻日用功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覆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功夫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八
考異

答徐子融有性無性之說不容不結末一作結株

第二十版

安能必二公之見安能一作安敢 第二十二版

答宋深之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 然此等處一作然此

等語 第二十五版

福州府學訓導鄭理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
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
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
他人亦多馳驚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
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
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
旬呈朝廷行違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
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
但特事入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者看得通

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分奇偶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着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諺所謂鵲命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耶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一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之多寡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

且逐卦玩索常見各有意昧不須如此安排貪多涉淺勞心費力不齊得事

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說也施於家則亂坤靜

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

穿鑿得不好

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鑿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

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耶大病只是著力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

得無色厲內荏之姦耶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偶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始末一本作始終

此說近之然乃知此而又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耶然乃一本作然既

易有取兩卦象以爲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

亦不必如此籠罩

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爲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爲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無所考當闕之

論上下二經爲文王所分果可信否

亦不必論

論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

此不可考或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

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味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林正卿

李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折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喻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間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

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閑計度也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龔惟微

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大畧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

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喻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即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爲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龔伯善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熹扣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

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較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志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爲報向寒千萬以時爲親自愛不宣熹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截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

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喻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措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愚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

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窳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亶亶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

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技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却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姓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即便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為之為之却是全說不著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入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

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已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入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又之自見得也

答陳與叔慶良

弟子職音韻

此非大義所繫不暇深考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以下似
言學莫先於立教云云自志無虛邪以下又詳言其學
之功如此云云

此說得之然亦本無奧義不必如此之詳也

夢良竊意弟子職一章論教學之方其所以敬親事長
從師受業與夫洒掃應對進退之要皆括乎是自二章
至末十二章又分明條具其節目之詳由早至夜周旋
從事蓋爲纖悉其四章弟子饌饋注饋謂選具在食蓋
饌乃訓具食饋訓進食恐饋者是進具在之食疑進字
誤作選字未審如何文飯是爲卒注既飯而食則卒義
未能通五章三飯二斗注三飯必毀二斗及左執虛豆
斗是何器毀義如何左執虛豆欲何用六章拚前枚祭

枚字何訓用何物搜斂所祭置之何地八章葉造已葉
義如何葉是箕也此句即曲禮所謂以箕自鄉者也章措摠之法注摠設燭
之束類今時何物此段中小字先生批

此數條多所未詳但貳是周禮再貳一貳之貳蓋必所食
已盡而增益之也故執虛挾已視其不足者而貳之但豆
中有物而謂之虛此不可曉爾

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
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

二章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
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

胡子知言曰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
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

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
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先生嘗以延平先生
讀正蒙書語示夢良此後五峯胡子書竟未敢看然此
段語已嘗熟誦自見得說心著大字推字性著父字順
字命著成字信字爲有理恐大亦是與天地同體之意
父只是常而不變之意成只是一定不易之意否
此段好但點出兩處理會不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
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竊意
其要在謹獨莫是工夫無間斷否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爲不

已學者之事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集注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
術而程子於此二截乃合而言曰欲令如是觀仁可以
得仁之體

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
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答陳與叔

所示疑義各已批鑿附回幸更思之且於義理上留心制
度名物少緩亦不妨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决夫復何言越聞高風第劇

數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并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衛自鬻以求求知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

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粗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騫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

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何巨元進之

杜門讀書固爲可樂而入居學校又可推以及人想賢者於此亦不憚應接之煩也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諭以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爲陽自遁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遁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耳四端之說若以體用言之則體爲首而用爲末若自其發處而言則發之初爲首而發之終爲末二說亦不相妨熟玩之可見也匆匆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喻幸甚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且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嘆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動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竇文卿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

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

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操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竇文卿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竇文卿

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

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九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

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考也

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

神主旁注夫某祀否夫祭妻而云奉事莫太尊否事恐當作祀

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古者父在子為母期夫為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為妻服與古同而子為母齊衰三年則夫為妻大祥之日乃子為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為祭主其辭曰夫某為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為介子之禮不識可否

今禮几筵必二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可也以祭但改其祝詞亦不必言為子而祭也

父在母沒父既除期之喪子尚為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

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檢疏議參訂

之

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附於何所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但謂之母
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
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
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

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考也

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
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

答李公晦

所喻數條蘇氏遠慮之說只是譬喻未必專以地言謀道
一章若取舊說則二語為複出矣兼又有以學求祿之懣
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知及仁守之說則是但此亦泛
言如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之聖賢亦未嘗無此戒也
恕之示義亦佳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也正思所言覽之
令人感歎偶其鄉人有在此者當轉致其家也至之一族
被擾非常極可念渠近日講論儘精細但前日愈不思難
生此事端累及無辜為可恨耳聞其敵近日遣人四出捕
緝至有來此登門尋覓者惜不及知不得收縛送官耳近
日章徐皇甫黃蒲伯四章各出何人之手幸密批示

答李公晦

墓銘前已為令叔言之矣若無此慮豈敢辭也子約之亡

深可痛悼不知諸公能因此事惻然於中盡還諸遷客否
如其不然春陵之請適足爲禍亦尚未見復之當即作書
以力止其行耳近日蘇子曰疑任德翁文字當已見之
宜春之詔至今未知此近事之鑒也

答李公晦

所喻四說性歲在彼固皆聞之只是欠却明理說如東
坡所謂不以火熬終不明耳說詩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
且未須出甚善

答李處謙

昨辱遠訪深以不獲一見爲恨及得所留書而讀之益知
賢者之有志慶閔之多才又重以爲喜也大抵爲學當以
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

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
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
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
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答劉履之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
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
人自家著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
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
爲科舉所累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

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尚須面論

紛紛一本作紛紛

答揚子順

來書所論爲學大意似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即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

耳又以後書孟子之說考之即前書所謂講明義理以爲涵養培植之地者似若未精此處尚且未精則其本領工夫恐未免亦類此也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乃承上文集義而言語脉通貫即無敬字意思來歷但反復讀之便自見得不假注釋矣明道之語却是借此四句移在敬字上說非解此章文義不若伊川先生之說爲得本文之意然其解正字即是助長則亦未安記得一處說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此語却差近然猶有所未盡也若看得本文語脉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無交涉矣來書所云孟子不肯指認說欲學者體認此處喫緊工夫又云學者纔要修身正心便是助長告子釋氏

之學皆坐此爾又云但嫌於迂曲其文以從注釋此皆非是而第二條爲尤甚請更詳之也

答楊子順

所喻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畧以其効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木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已之所急但其効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鍾磬有特懸者有扁懸

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完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聲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

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
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
他胃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禮直是無交
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
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畧定便遽未暇詳報亦恨
賢者未能勇於自技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楊子順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皆未
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
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
者也試更思之即可見矣

答楊子順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良其背即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說
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指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
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答李寶之

祭禮畧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
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
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為祭禮
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如此則

段周禮事鬼神示之曰及祭法本文皆可全載不必拆

開矣祭法補郊祖宗更致國語去取又鄭注恐不可用次

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諸侯饗廟次諸侯遷廟次裸獻各

甚當但前篇之例依儀禮本又次祭義內事此如來示合
皆自下而上故其序當如此
又加內事二字以別後篇
次中霽次郊社次祭義外事
此為

中雷郊社兩篇之義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大傳外傳向已
其端祭等說亦附此亦附此中祭義內篇及中雷郊社二篇
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
氏春秋祭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
為佳中雷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
并處諸篇之後亦佳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
事篇他皆放此

答吳仲

北

熹遲鈍之資總角聞道終躬求之未有得也賢者誤聽以
為可與言者誨諭詳悉皆非熹所敢當也而令弟仲方判
院之來又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

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
佳遂不得竟其說至今以為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
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
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
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賡其旨雖淺而實深
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
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
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
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正為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
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
覺其無溫厚和平欽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

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吳斗南入僊

竊伏山間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爲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二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熹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尊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傳矣鄙意尚有欲奉扣者迫此治行之冗未能盡布別紙畧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

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故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傳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感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旦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

特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別紙一本作答吳斗南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復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考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榕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考訂頗詳然摺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著甚善甚善然不知別有

何證據也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辭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之本也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

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爲繫辭也

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則覆卦之說有不可行者矣

漢書刊誤固多熹所未講然其暗合者亦多但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序所聞者此類甚多皆與史記合恐當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出臆斷唯爲原廟渭北一條頃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亦其明證但今不記此出處徧檢史記漢書之屬皆無之恐或記得幸批喻也

劉氏所疑亦自有舛誤處如溝洫志第二條於楚字本文自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

上句乃不悟其非而反疑本文之誤補遺未之正也
楚詞協韻一本納上其間尚多謬誤幸畧爲訂之復以見喻尚可修改也

答吳斗南

便中奉告感慰亡量比已改歲竊惟履此泰亨倍膺多祉熹承攝於此忽已踰年疾病侵凌無一日好况請祠不遂經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舉手少須三五月即復告歸矣世路艱棘不若歸卧田里以休餘年及人之事非復吾力之所及矣每誦先聖不夢周公之嘆未嘗不慨然也承受代改秩亦既有期甚以爲慰不知諸公相知者爲誰鼎之有實宜謹所之我仇有疾乃無尤耳前寄諸書竟未得細考然疑諸儒之說有不足信據者要當審擇而遊取之乃

無誤耳今此所寄却得一觀恨讀書少未能有以上下其
論然亦有一二疑處假開多事便入行速未暇一一奉扣
姑錄一二別紙奉呈幸一一批報頃見東漢討薏檄日辰
與通監長歷不同又沈存中筆談所載朱浮傳引天作詩
日今范書印本亦異不記前書曾奉問否今亦見紙尾幸
併喻及也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
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功夫有所未至則
亦只真行終不能升堂睹奧直入聖賢之域也裒集程門
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
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
限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須作比來深考察
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

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間亦是大病此乃平時
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改爲此也
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
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
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
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
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
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
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
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
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
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

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特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充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惇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子合便人督書甚速草草布此手痛復作不能究所欲言何時面談倒此胷臆正遠唯千萬自愛爲禱

答吳斗南

所示廟議乃全用左氏臨于周朝一條爲說然不知似此安排有何證據如高祖以下通爲禰廟已非所安又皆以西爲上乃後漢同堂異室之制無復左昭右穆之分非古法也若如江都集禮所載孫毓之說却似可信而所示舊八廟圖近之不知是誰所定但其圖又以廟皆東向而以北爲昭南爲穆乃是室中禘祭之位而非廟制耳周有帝魯廟禮書並無此文左傳亦無此說似難臆斷况僖祖只可比后稷又與帝魯不相似如此牽合如熹之陋固不敢盡信况朝廷諸賢皆深於禮者恐亦未敢便依此改作也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說蘭蕙殊不分明蓋古人所說似澤蘭者非今之蘭

澤蘭此中有一葉方莖紫節正如蘭矣慶善說若蘭草以此則大非今之蘭矣

自劉次莊以下所說乃今之蘭而非古之蘭也今並引之而無結斷却只辨得畦畹二字似欠子細又所謂蕙以蘭推之則古之蕙恐當如陳藏器說乃是若山谷說乃今之蕙而亦非古之蕙也此等處正當拈擊乃見功夫今皆如此放過似亦太草草矣茶恐是蔘屬見詩疏載蔘篇故詩人與董並稱董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茶毒蓋茶有毒今人用以藥溪取魚茶是其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苦荳矣如齊如飴乃詩人甚言周原之美舊室之悲如易之載鬼詩之童殺非茶實能耳也熹讀書最少然見此類不能無疑者尚多則恐此書亦更少子細也若論為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

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為賢者惜之也因便奉報不覺傾倒勿過勿過南北相望未知見日千萬珍重以副頌言

答輔漢卿廣

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揚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

味想見自住不得近者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
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輔漢卿

所記鄙語亦有小小差誤處便中未暇詳報并所改書亦
未暇寫寄不知近讀何書有疑示及此間今歲絕無人來
只所招上饒某人早晚講論耳

答輔漢卿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是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
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
鈍者既難俟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
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抄寄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
語儘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

是立却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餘祝自愛而已柴
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輔漢卿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禱
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今託常寧游宰附與邸吏投之已
子細寫與十第更煩賢者同爲分付此事或觸禍機不可
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
也此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向所寄來冊
子方爲看得一半其間亦有不足記者其小未備者已頗
爲補足矣後便方得寄去也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
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其恨賢者
之不同此樂也只是禮書不能得成又以氣痞不可凭几

恐此事又成不了底公案也省榜非久當出不知一番朋友得失如何味道聞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况更向上事耶

答輔漢卿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箇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日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靚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疑滯矣今以謝致仕表附便去令十弟分付投下及更料理一二事渠相見必自說及恐有可疑合商量處

亦望與之剖決也昨承許借傳古圖甚欲見之但重滯如何得來可更試爲籌度也

答輔漢卿

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趣仲秉甚不易遠來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答陳思誠

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已爲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

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後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荷意之勤率易布此不識以爲然否然勿以語人及千萬之懇也

答陳衛道 輦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沉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脉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曾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

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俞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特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

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
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
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槩於此可見不
審明者以爲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
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又遠到
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
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
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
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
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

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
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
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
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
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
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
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
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
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
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此罩
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
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

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真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籠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却見喻也中庸欲脩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輒念過便只領畧得籠侗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

必竟之必恐當作畢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土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于民民受天地之衷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

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入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恕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虚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陳才卿

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虚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捏做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虚心玩味當更純熟也

離析下
一本無

字即

答陳才卿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却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書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

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為致意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
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
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
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新詩甚佳康節曾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
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答陳才卿

熹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
夫亦多間斷方以為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為久留計

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間且勉其讀書為學亦非細
事也熹今年足疾為害甚於常年氣全蒲凡不得緣此
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
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
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
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又之自通貫
也此間所編直卿及用之兄弟分去謄寫尚未送來熹以
苦氣瘁殊甚不能俯伏几案歲晚諸人或來即開正不免

作數月功夫自聽對讀或可了也傳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即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剴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

之所願聞也

答陳才卿

熹衰病如昨加以患難今歲夏間復失一小孫秋來又有仲婦之戚悲傷之餘羸困益甚細讀來喻知亦有災患不知何故然亦深爲怛然也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答陳才卿

正叔別後書來復有疑問已詳報之託其轉寄才卿可便依此作日用功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間斷者耳

答陳才卿

所喻誠意之說只舊來所見爲是昨來章句却是思索過當反失本旨令已改之矣正叔子融相聚累日多得講論甚恨才卿獨不在此也諸書二兄處皆有本歸日必同觀有疑幸詳論及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槩欲刊行且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

答陳才卿

熹衰晚甚幸復安外祠之祿深以自慶但使賢者爲亂夢不無愧耳大學章句或問比復畧修大旨不殊但稍加精約耳中庸亦更欲刪訂大抵舊書太冗也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

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子融說得樂意生香處甚痛快但恐又轉入舊腔裏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余正叔

示喻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

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功夫又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

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効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槩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抹此病不可以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已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内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又遠須得

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个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社門休息間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踈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唯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余方叔 大猷

所喻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粗淺之見便自主張即無由有進處也

大猷竊謂仁義禮智信元是一本而仁爲統體故天下之物有生氣則五者自然完具無生氣則五者一不存焉只是說及本然之性先生以爲枯槁之物亦皆有注有氣此又是以氣質之性廣而備之使之兼體洞照而無不徧耳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

在天下乃有空闕不備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答趙恭父師

惠書得聞為學之志固已甚幸又觀所論條日甚詳皆學者通患願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唯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為刺物矣又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

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却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效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渠能言之更不縷縷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為佳耳

答趙恭父

謹終追遠游氏曰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至也竊意游氏意恐指凡事而言非專為喪祭而發夫顙泚非為人愴懷非謂其終之當謹

遠之當追是皆天理人心不能自已非若凡事玩於常情故終謹於始而及其終也往往

易以忽為近及遠也往往易以忘

非謂下元本空一字其一本作蓋

聖人之言為衆人發非專為賢者發也故其所言皆理之所當然而人多不能然者若皆如來喻則世間更無借死忘先之人不待堯舜而比屋常可封矣曾子亦不須說此兩句程子亦不當兼說喪祭也

富貴是人之所欲一章恐亦不可小看看此自非頽閔以上工夫至到者恐未易言

看文字只虚心隨文平看豈有所說本小而須作大者之理此章之指更宜深玩方見實用力處

原思為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為一章未詳

此類亦多分得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再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

不能易也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

賢哉回也章集注云今不敢妄為之說某竊疑下克已復禮之云已煞為學者說破却似刺著此語

不曾說樂處如何所樂何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竊疑唯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故竊以為恐難合作一章詳

集注意夫子行三軍必與已同意子路自謂若行三軍則舍我復誰同耶但覺得氣象太粗暴若作兩章而不

害其相蒙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

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然粗暴亦只在也況彼之粗暴吾

又安能追而抑之耶

吾止吾往也竊意文義恐吾者聖人自吾也
若如所解即句內字數不足聖人之言不如是之造作奇
巧也

君子不以緝緝飾汪云君子謂孔子下文蘇氏曰此孔
子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比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未有一定之說

集注解回也其無乎屢空章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
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
也

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更思之
論篤是與章集注云云詳此文義恐只是說不可以言
取入下文又言不可以貌取人何也

色莊便是兼著貌字

祭義

深愛和氣一節承上文孝子之祭不誦不偷不欲等語而
發非獨為敬齊之色一句也其下乃迤邐雜記孝事未必
為祭發也所編者但取其相關者附之經下其全篇且與
泛存祭統先於祭義亦無害也

鄉飲酒義謹按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
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
為記黨正飲酒于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由
前之說則有所謂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云云固
足以見賓與之意由後之說則有所謂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聽政役之類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

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者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據鄭注云漢郡國以十月行此飲酒蓋取黨正之說然則自鄉飲酒之禮而下豈自成一章之文乃世儒述其所以有取於黨正之義而因以傳益之耶淺陋未得其說

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并舉之耳
燕義首載燕子官一節未詳據文勢恐當以諸侯燕禮之義為篇首而置庶子官一節於篇末乃成文耳
當如此

內則一篇文理密察法度精詳見古先聖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者無所不用其全某疑中間似有難看處如飯黍稷稻粱止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二一節與上下文

似不相象豈特載此因以著夫貴賤品節之差耶又凡

養生止玄衣而養老一節疑王制文重出不然亦豈先

王之成法因子事父母而達之天下以及人之老哉又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止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一節雖承上章養老之文而云然此篇既曰后王命冢

宰降德于衆兆民則是古昔盛時朝廷所下教命恐不

應引到曾子之言疑是他簡脫誤在此耳又凡養老五

帝憲止皆有惇史一節疑錯簡恐或當在上文玄衣而

養老之下又淳熬止以與稻米為醢一節亦疑錯簡恐

或當屬上文冬宜鮮羽膳膏羶及雉兔皆有毛之下自

此外數節上下井井有條獨此未易曉暢

養老一節舊亦疑之似當削去曾子傳史但說飲食處未

知如何更詳考之

所刪去者亦須別收勿使漏失

某比在侍側見余正甫云奔喪投壺兩篇可補儀禮之闕心甚喜之近見禮記釋文引鄭氏篇目注獨此二篇注云實曲禮之正篇也餘皆否某竊詳謂之正篇則非先儒雜記之文又按儀禮疏云儀禮亦名曲禮又禮器注云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某謂鄭氏所謂今禮即指儀禮而言然則可補儀禮之闕似無疑矣內則附昏禮後作傳文亦善少儀附相見禮則疑未安蓋其間數節見少儀已編入本篇矣餘為雜記恐不足以相證而徒足以相亂耳未知是否禮經殘缺可疑者不能一二數凡此非敢汎然煩瀆師聽但據眼前編集文字因致愚慮於其間理既有疑問不容已自餘不惟

不敢肆其任斐即亦未暇及悉告尊察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且因篇首之言而附之耳若以為疑不知却合如何區處幸批報也

答趙恭父

所論數條皆善然當實用其力乃見意味徒為空言雖多無益也大學或問所改首尾蕪該本末具備若只讀一半截便下注脚宜其不能不有偏倚之疑也鄙意却嫌全提直指四字近禪學語未暇改也又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轍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眾畧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畧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

得及處便是真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迹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答趙恭父

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致疑此等大槩諷詠畧見經意以助知新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異學之所訶矣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又皆毫分纓折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

也

答趙恭父

道心雖微然非入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復矣

君子之時中與索隱行恠兩章未是可更將章句反覆體認不須便如此立說也

體群臣子庶民子字與呂說不異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深論也

前知之說章句中說得已自分明

經綸大經立大本似亦是看得章句未熟
知遠之近亦不必如此迫切却有不實之病知風之自一
句尤無著落須看交寬平著實乃佳耳

大學若從物格上看下去即不可不如此之意甚少更詳
之

答趙詠道

熹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
聞之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
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
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緩緩姝姝自以爲足便謂
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
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

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
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
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
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
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
綠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
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
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
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趙致道 師夏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
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

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備全論耶

答趙致道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盖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

此明

幾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幾善幾

胡氏

誠幾

之意

之說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

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盖客寓也非誠之正宗盖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畧改定更詳之

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

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

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

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即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爲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大槩亦是

荀子言性惡禮爲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爲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

之論則禮僞之意也

亦得之

答趙致道

人心道心一章其上三句只循中庸章句叙說看未有所疑所謂允執厥中之中不知指何者而言若言時中恐於提綱挈領處未逮及此若言未發之中則所謂人心道心正是因已發而言未發之時亦難以言執今欲於人受天地之中上看未知可否

程子曰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如此則所謂允執厥中正時中之中矣惟精惟一正是提綱挈領處此句乃言其効耳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

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
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
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
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
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九終

考異

答汪叔耕來書社熹扣首啓前此人還奉書草草深以
未得面論爲恨專人至此荐辱枉書獲聞新歲以來
起居住勝爲慰
少儀亦是無收附處一無收字

